

仿寫憲草

懋修題簽

卷下



大典堂藏



滸關黃拙安治效

滸關黃翁。字拙安。豪傑士也。其少君小香。與予有金蘭。好。予往來滸關。有微名。翁之推許。居多。翁素奉呂祖師。臨乩壇。賜名曰鶴真。嘉慶間。曾患不寐。三月。諸醫罔效。在祖師殿求籤。得第十六籤。曰。支體魁吾氣稟豐。縱然疾病。不爲凶。君能再得軒岐術。壽到期頤。未改容。翁思據此籤詞。蘇醫總不能治矣。急買舟至揚。就九峯先生診治。先生用孩兒參三錢。夜交藤三錢。白芍二錢。甘草五分。燈心五十寸。雞子黃一枚。每個點青鹽三分。輕描淡寫。頗似仙方。翁

一服卽酣寐。道光九年正月，翁又抱恙。醫至二月半後愈。治愈重。自分不起。命小香至祖師殿求籤。以卜生死。仍得第十六籤。翁曰：莫非我尙可活。但蘇醫不能。九峯先生。不能請。李冠仙與吾家世好。請當來。連夜放船至鎮。予念交誼。聞信卽行。於廿二日開船。廿三日辰刻到毘陵。屈指廿四日始能到關。不意忽遇大順風。船行如駛。酉初已抵滻關。不及五個時辰。行一百六十里。在河道實所未經。豈非神助。到卽進診。翁已弱不能言。止低聲曰：六兄救我。診其寸關皆沉閉。若無惟兩尺。雖小而數。按之有根。出見案。

上有十全大補湯方候予是晚不至則服之當有醫施
朗山先生問予曰此數人公訂之方不知可服否予曰手
近古稀氣弱至此十全大補自應是理但閱前方人參熟
地所服不少並非不補乃愈補愈壞或者用補太早乎翁
素有痰患今反無痰而脈來上中二部皆沉閉豈非痰因
藥補膠固不活阻塞氣機乎若盡由於虛則尺部亦應沉
弱不見矣故此方將來當可服而現在則斷不可服恐痰
更結而氣更塞竟至不治也且其尺脈甚數溫補亦恐非
所宜也於是變化大半夏湯用孩兒參三錢半夏粉三錢

白蜜三錢。竹瀝三錢。薑汁少許。千里長流水。揚三百六十。
五徧煎服。翁已十日不寐。服九峯先生舊方。亦不寐。服
方後忽然安寐。約兩時許。寤卽痰活。連吐數孟。心中暢快。
請予復診。則寸關皆起矣。方亦輕描淡寫。而靈異如此。卽
予亦有所不解。三進原方。日見起色。見其脈總兼數象。漸
加石斛。生地。十日卽起。牀健飯。又去白蜜。加陳倉法。十日
飲食如常。精神清健。蓋本火體。只宜清補。乃知前此皆參
芪。溫補之誤也。盤桓數日。予乃辭歸。握別之際。翁謂予曰。
兄似祖師意中人。何不皈依。予曰。惜身不能作道士。翁曰。

何必道士只在心耳。祖師以濟世爲心。兄亦操濟世之心。以祖師之心爲心。卽皈依矣。予曰。唯長者之言謹當書。然此正可見翁之爲人。不可及也已。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版权所有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版权所有

戴都統寸白蟲治效

京口都統戴公。字魯望。大解出寸白蟲。甚至不解時。三
條自行爬出。予曰。此脾虛生濕。濕熱生蟲。蟲有九種。惟寸
白蟲居腸胃中。時或自下。乏人筋力。耗人精氣。其蟲子母
相生。漸大而長。亦能殺人。於是以歸脾去。芪加苦棟根。使
君子肉。又加榧子肉爲引。公問榧子肉何爲。對曰。能殺蟲。
問可常吃否。曰可。公服藥二帖。蟲較減而未盡。公乃買榧
子一觔。無事服之。日盡半觔許。次日又服。大便後。忽下蟲
二尺餘長。嘴尾相銜。以物挑之。寸寸而斷。榧子肉原可治。



蟲而專用多服竟可除寸白蟲之根。書所未載可謂奇矣。
後有李氏子蟲蝕其肛。有似狐惑症。予代調理外。亦教其
專食榧子肉。亦下寸白蟲二尺餘而愈。然則斯方竟可傳
矣。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版权所有

李青原傷寒治效

李青原兄病傷寒。頭痛項強。背板一身盡痛甚。惡寒而甚發熱。自服發散藥無汗。予診之見其脈浮而弦甚。知其素來陰虛不能作汗。以九味羌活湯去生地黃芩。加當歸八錢。一服得透汗而解。方本景岳歸柴飲。景岳專用柴胡只治少陽症。不能治太陽症。特變而通之。陶節庵九味羌活湯治江南傷寒最好。江南無正傷寒。不能用麻黃湯也。或議其黃芩生地不應見面用涼。然已見口渴欲飲用之有效。否則不妨易之。予自治李青原後。每遇傷寒夾陰虛。



者卽以節庵景岳法參用去芩地加當歸少則五錢多至一兩無不得汗而解三載以來取效不下數十人然則斯法亦殆可傳也

凡發散藥太陽經居多陽明經則白芷葛根升麻三味少陽經則柴胡一味仲景小柴胡湯爲少陽症而設也瘧症不離乎少陽今人用小柴胡湯治瘧症未嘗不可乃景岳五柴胡飲及正柴胡飲皆用柴胡治太陽傷寒恐不能散邪而反引入少陽也至葉天士治瘧症則又戒用柴胡更不可解今吳人患瘧不敢少用柴胡以致



纏綿日久甚有死者皆其遺禍也景岳名家葉氏亦
中翹楚一則重柴胡如此一則棄柴胡如彼豈非偏
爲害哉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版权所有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郭秉和戒烟治效

郭秉和嗜鴉片烟。其引甚大。忽詣予求戒。予思烟引甚。書稱諸怪病皆屬於痰。痰病求之不得。則屬於蟲。五臟之中。爲蟲所據。則精神血氣皆不能自主。而聽蟲所爲。烟引之。怪蟲爲之也。諸病從虛而入。諸蟲亦從虛而生。五臟之中。何臟爲虛。則烟毒先入。而蟲亦先生。故同此吃烟而引之來也。迥不相全。或神疲呵欠。或腹痛異常。或時欲大解。或精泄如溺。種種不一大抵何臟生蟲。則現何臟之病。至其時蟲欲得烟。其引乃至。今欲戒烟。非治蟲不可。而欲治



蟲非兼補其虛不可。郭兄之引來時，卽屢欲大解。中氣腎氣皆虛。於是以補中益氣合補陰益氣。每日作大劑與服。另治藥末用貫衆雷丸蕪夷鶴虱苦棟錫灰檳榔榧實。壳諸多殺蟲之藥。稍加烟灰爲引。沙糖調服。命於引初到時。仍吃烟一二口。使蟲頭皆已向上。卽將末藥調服。蟲食而甘之。而不知其殺之也。伊本服烟廿四口。如法服三日。卽減去一半。又三日僅餘每早四口。糞後逐日下碎黑蟲。細小而多。十數日早上四口總不能免。復請予商酌。予曰。旣如此有效。有何酌改。想蟲根未盡耳。子姑待之。又十餘

日伊忽欣然來告曰。我早上四口烟亦戒矣。問何故。曰。余昨大解後似有物堵塞肛門。極力努掙。突出而下。視之。一小胞衣。破之則皆碎蟲也。一時傳聞。皆以爲奇。後有引小者。以所餘末藥。如法服之。連治二人。此數年前事也。近日吃烟者更多。求戒者絕少。卽郭秉和亦仍吃烟矣。嗟乎。我欲活人。而人皆求死。奈之何哉。

此嘉慶二十年前事。鴉片烟初本二三換。後忽貴至十換。郭姓本不甚有餘。竟吃不起。所以求戒。後烟漸賤。所以復吃。三十五六年來。烟賤至半換。吃烟者十有三四。

到處烟館。雖賣菜傭挑漿老。亦多吃烟。下至乞丐輩。亦吃烟。既窮且病。甚至於死。而皆不悔。哀哉。

